

明儒學案

上海文瑞樓石印

明儒學系卷三十一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尚書謚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膂大朗長緬酋遂攻迤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土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闕謝恩貢象二以功陞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參將公署為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參將米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嗾士卒為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閑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曆戊子雲南巡按蘇瓚逢政府之意劾先生破緬之役攘冒蠻功首級多偽有旨逮問上必欲殺之刑部初擬徒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強諍上持愈堅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操筆為奏曰材用蠻敗緬不無關地之功據揭申文自抵罔上之罪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矜疑人將効命天子視奏頗為色動長繫十餘年發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

體也已變為性覺之說久之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字以
為得孔曾之真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為惻隱四端有善
便有不善知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已發邊去以此為致則日遠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
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之體也然天命之真即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即所謂身
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
簡提撕修之工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者何病何所容修
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為本而修身之法到
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
又其本矣先生欲到歸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為本之本合而為一終覺齟齬而
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覓性孟子言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即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
廷之言道心即中也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又加甚耳即
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為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
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
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

以言性也止修兩挈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為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鄰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為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為存養修為省察不過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卻從何處明善性無内外心亦無内外體用何從而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即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辨志定業絕利一源分割為己為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以為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喫緊沉着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也

論學書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宗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為合下的工夫即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上徐存齋

捉定修身為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歸自己凝然如有待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間時切檢點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不得奪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作懸空之想啟卜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不着者正坐此病也 答弟孟乾

精神兩字去本體尚隔一層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謂非孔子之語今人動欲辨體只為一向以知為體故槩以游揚活潑者當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得時只是弄精魂也 答朱汝欽

挈出修身為本齊家不作家想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漸近本地 答丁重甫

大率一到發靈後終日終夜只是向外馳走聞聲隨聲見色隨色即無聲色在前亦只一味思前忖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 答李汝潛

六經無口訣每謂只有艮其背一句其實即是知止但大學說止善似止無定方易說艮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為頑然不動之物如宋儒之說未足以盡艮背之妙因而指曰

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落於虛玄之見予嘗看剝復兩卦同為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為主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為復陽在外不能為主則陰無不消陽故為剝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艮背之理可求艮背者非專向外馳走非知止如何收拾得非艮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內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此艮背所以為千聖秘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脈相傳故程伯子以為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自然發皆中節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

答李汝潛

人豈有二心人知之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人心道心之別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無二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危微者以言乎其幾也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也惟精者何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常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民之中天

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當之。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目中。歸本修身歸止至善意亦如此。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為而用正為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意何為而用誠為其有不誠而誠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即所謂道心也。不正不誠者即所謂人心也。但虞廷之所言者畧而大學之所列者詳。頭面稍不同。致讀者未解耳。執字昭然與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卜度轉換遷移之法。答陳汝修

知即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如到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答陳汝修

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功。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矩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為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即致知於用。亦有未協。必欲畧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修之矩矱。一貫則止之淵源。世之學致知者。既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失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淺也。答董蓉山

二十年前曾見一先輩謂乾知即良知不覺失笑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謬就今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即乾管此事也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壤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證印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截之何以解之此真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究事理之實且不察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杜撰無端可為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既無良知亦無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為無為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固性之用知亦心之發也鄒所謂分別為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為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為體又曰良知即是天之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又將安所屬乎若云知即是本大學只合說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知即是善大學只合說知止又安得說止善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為不明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則不能修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為體抑天之命為知困知

記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卻是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作對者即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畢竟受行于親而敬行於長也有分別即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為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宗竅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與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無貴於良知矣乎恐於理不盡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云起自孟子而指點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漫曰良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者自何而不良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以求不慮之名而先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以知為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為知而能守者為仁也不可便執為實體也智譬則巧亦同此類若必執智為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也譬之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言知性

矣又言知天矣若脫卻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為體遺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為體不幾於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為駭也乎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為體蓋知本非體也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為宗蓋知本用不可為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命之宗總千聖淵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並列於八目之中特揭修身不復及心意知也此豈無謂而然無所見而為是說乎此其中真有千聖不傳之秘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繼往聖開來學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乎斯義也 荅董容山

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為體者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為心體之見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即性可乎仁為生理生理即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名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為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有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為覆海翻蒼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之不曾知性此固章句士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際欲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徇釋學之宗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上只

是道得一個善字就於發用之際現其善之條理於惻隱也而名其仁於羞惡也而名其義於辭讓也而名其禮於是非也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個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準此後儒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為心之體乎今有玉烏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個白字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烏本無汙也只合道得一個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為他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為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為性正後儒之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也在告子則聞之在後儒則宗之在釋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為教本惟鄙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玩而不信也公者何即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而非聖學之真功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心要吾輩善學先儒者有志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功可也而必併其所提揭者不諒其救弊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為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非陽明之徒乎其學聖之真功心齋不易也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非陽明之徒乎其學聖之真功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

功則友朋間宜羣訛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真功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已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旨乎而修身為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常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貧子說金人誰肯信僕今日之謂也僕少有識知亦何者而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為其私所謂學公學公言之而已矣求之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之也 答董蓉山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慎恐懼要歸不睹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卻昭昭靈靈亦無別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不得已而形容之語易詞言之即是個攝靈歸虛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悟不得則兩者俱成病痛 答朱鳴洪

知常止自能慮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即是敬不必更添敬字 答賴維新

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吉凶趨避有一不是此知所先後者乎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末始終之序則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渾是一個止法止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著着吉先從本立宗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即神聖工巧亦無有善着矣 答友

一步離身即走向玉皇上帝邊去亦非是蓋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末也 答涂清浦

學問只有工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為主意修為工夫原非二事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卻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

答李汝潛

丁巳秋侍東廓老師於青原會上時講不善非才之罪廖翁命材材曰世間事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此所以可諉罪於才若夫為子而不孝為臣而不忠是所謂為不善也宣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故任靈則必至從質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卻返本還原歸性攝知別無可收拾之處○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知為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為歸

已上答
李汝潛

主致知是直以有睹聞者為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為體而欲希不睹不聞之用恐本體工夫

未易合一也

答詹
養齋

自有天地以來此氣常運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晦翁此言僕竊以為至到之語未
有孤坐兀兀寂然如枯木倚寒岩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無主乃亂彼言雖為
命世者發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閒
忙自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矣○從古立教未有以知
為體者余二十年前即不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不加其本
體之知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非復為性覺之說今思之總之鼠遷穴中未
離窠曰陽明先生曰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寂然不動廓然而大公的本體儘力推
向體邊其寔良知畢竟是用豈可移易大率救弊補偏陽明先生蓋是不得已而為說
已有大功於當世矣今亦何煩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討明白耳間復
書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曰乃若知本則存乎
心悟知本焉至矣蓋在致知則以知為體在知本則以知為用以致知為宗則所喫緊
者要在求知以知本為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本矣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求竅本地
歸宗無端更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籠內之光籠外之光知覺之知德性之
知與夫或以獨知為良知或以獨之一字為良知總屬閒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信
斯言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附贅懸疣疑團正結真令千佛禁口七聖皆迷豈予末學區區

言語斯須所能判決舊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訓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昔賢猶且憂之而况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真可為痛傷者也記上答

儒者之論學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事事歸空事事歸實蓋直從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直說到無聲無臭不睹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固有也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以其只就用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為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入之作用亦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截然若兩敵者乎即此而觀則知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者也答余清浦

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玄纔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修身為本卻又不免守局拘方拘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答李思忠

體則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寔不得已而為之言其實合家國天下通為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修之家在國修之國在天下修之天下亦自是

一物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道也只實實落落與他挈出知本為歸宗知止為入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修之即所云格致誠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功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不必更動正的手腳有不正焉而修之即止之矣意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腳有不誠焉而修之即止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腳有不致焉而修之即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腳有不格焉而修之即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后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也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也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治齊之事交至於吾前而吾所以應之者其當幾之際必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甚無有與要而究其當幾之際吾所以格之者亦畢竟只是一物而已此吾所以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可謂理不然乎

答李汝潛

癸亥前曾因讀易偶有觸於本末始終之序於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悟只以易語強自支撐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寧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寧可不語彷彿十年來乃近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見輕省也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

則一切皆已分事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

聖人之知要從止出故必定靜安而後實其能慮後世之學先從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實本末始終之辨已上答李汝潛

予學三十年矣自省已躬絕無有悟願從予學者學予之不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慕

大希高之想也

答友人

誰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為眾人之任情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為君子之立極定命○由仁義而行者即是本天路徑由仁義而襲者即是本心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腳本天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慮後事而不可云良矣○須思命脉只是一個善訣竅只是一個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修身為本必要揭出修身為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善真有諦當乃不為墮於邊見也不然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豈不玄妙少失分毫便落捕風鏤塵弄影舞像之中依舊是辨體的家風也已上答龔萬山

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道贊語而遺其實體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為無聲無臭者亦猶是也○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以致知為主